



僧

庐听雨

文化视野中的佛教

王维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王安石、王阳明等大文豪、哲学家、政治家，他们的见识不能说不博，他们的思考不能说不精，为什么他们都逃脱不了佛教的浸润？

戏曲是入世的、人欲横流的、娱人的艺术；佛教是出世的、克制人欲的、追求解脱的宗教，它们是如何发生勾连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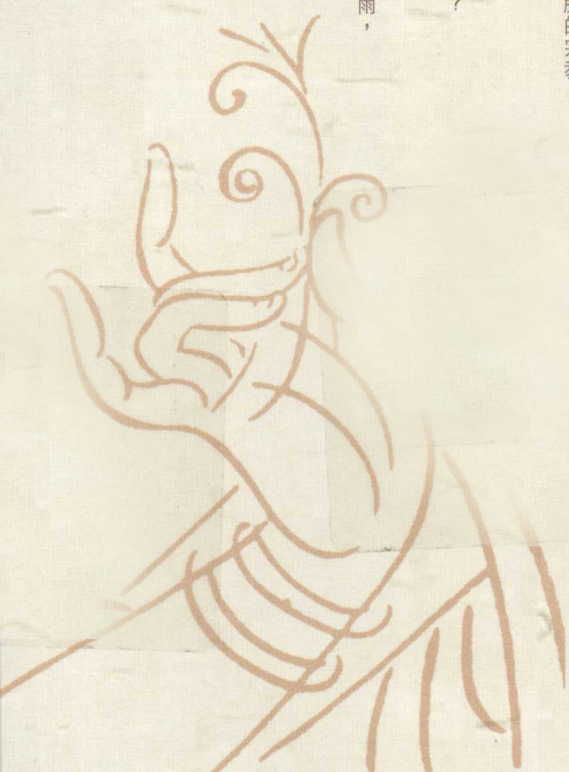
天台宗只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，它为什么能博得历代众多文人的青睐？

翻开本书，
你便犹如身居深山僧庐，静听关山暮雨，
点点打在心底，必有所感悟。

文海·著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僧

庐听雨

文化视野中的佛教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文海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僧庐听雨:文化视野中的佛教/文海著.——上海: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12
ISBN 978-7-5520-0005-4

I. ①僧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佛教-宗教文化-文化
史-研究-中国-古代 IV. ①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4321 号

僧庐听雨——文化视野中的佛教

著 者:文 海

责任编辑:董汉玲

封面设计:闵 敏

出版发行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sassp@sass.org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上海颀辉印刷厂

开 本:640×935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16.25

插 页:2

字 数:180 千字

版 次: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0005-4/B·070 定价:3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说明

《僧庐听雨》，意为身临其境去体悟佛教，因为，坐在茅屋里的人与坐在皇宫里的人对世界的体悟是不同的。古人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说明对同一事物的观察，视角不同，结论也不一样。本书的三部分，虽内容各自独立，但都从文化的视野去体悟佛教，所以加一个“文化视野中的佛教”副标题。

本书的第一部分为“文人佛缘”。该部分有代表性地选取了唐、宋、明八位大文豪对佛教的体悟：王维看重的是佛教（尤其禅宗）的境界；白居易选取的是亦进亦退的在家出家；柳宗元权衡的是儒重于佛的儒服梵心；韩愈主张灭佛强国；刘禹锡走的是援佛入儒之路；刘宋拗宰相王安石，鉴于人生的起落，最后舍宅为寺，青灯黄卷终老；号称“东坡居士”的苏轼，则把佛教融入生活方式，悠闲自得；明代的王阳明则从宋明理学契入佛教天台宗。这八位大文豪，可以说身为朝贵，学识渊博，见地深刻，但都无法摆脱佛教文化对他们的浸润。

第二部分为“佛教与戏曲的勾连”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，为了

普度众生、深入民众，它采用了适应世俗的“俗讲”、“赛神”等形式。至宋元明清，随着戏曲的产生和发展，佛教又找到了新的传播载体，戏曲与佛教发生了勾连。佛教的因果报应等抽象教义通过直观、富有情感、生动的戏曲得以展现，两者因而达到了对立统一。

第三部分为“天台宗佛学研究”。佛学是哲学下面的一个分支。佛学是用哲学方法去研究佛教，是用理性与科学的态度去阐释佛教，所以应属于文化视野看佛教。佛学有别于佛教，佛教是论证信仰的合理性与过佛教生活的必要性，它应属神学范畴。天台宗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，此宗派最擅长于佛教哲学的思辨，思想内涵十分丰富，并影响到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。这部分从多角度对天台宗佛学作了阐述。

总之，佛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，你对它的研究，可以选取“远、近、高、低”各个视角，只要你敢于身居“僧庐”，总有“雨”可“听”。

文海

于浙江台州学院人文学院

2011 年秋

目录

说明	/ 1
----	-----

文人佛缘	/ 1
------	-----

“雪中芭蕉”看王维	/ 3
-----------	-----

“在家出家”白居易	/ 17
-----------	------

“儒服梵心”柳宗元	/ 31
-----------	------

“谏迎佛骨”评韩愈	/ 42
-----------	------

“援佛入儒”刘禹锡	/ 53
-----------	------

“舍宅为寺”王安石	/ 61
-----------	------

“禅净双修”苏东坡	/ 70
-----------	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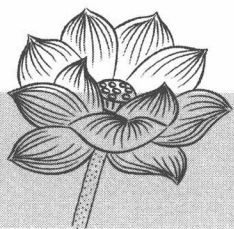
“契入天台”王阳明	/ 80
-----------	------

佛教与戏曲的勾连	/ 97
----------	------

俗讲、赛神,佛教与戏曲相遇	/ 99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因果报应,戏曲的扬善惩恶	/	111
人生如梦,戏曲的梦幻思维	/	123
人欲横流,戏曲与佛教的对立统一	/	130
天台宗佛学研究	/	139
天台宗知礼答日本国师问	/	141
隋唐天台宗净土修持之特色	/	151
智颢的弥勒信仰探讨	/	161
天台宗的止观忏法	/	174
天台宗忏法对华严宗密的影响	/	181
华严澄观对天台宗理论之批评	/	190
智颢对佛教忏法的贡献	/	198
智颢对《金刚经》论疏之特色	/	209
略评遵式在天台宗中的地位	/	219
天台知礼与子凝禅师论争简析	/	228
天台宗与普贤感应	/	237

文人佛缘



“雪中芭蕉”看王维

王维是唐代诗人,人称其作品“画中有诗,诗中有画”。王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,他虽供职于朝廷,在家却是一位佛教居士。王维,姓王,名维,字摩诘,从他的名字“维摩诘”就可直观其与居士佛教的因缘:《维摩诘经》(又称《净名经》)是印度一部提倡在家居士修持佛法的经,该经旨趣之一是弘扬“不二法门”。维摩诘既不是大菩萨,连出家的比丘都不是,而是一位在毗耶离城中的在家居士而已。但是,他在修持、辩才、神通等各方面均不下于佛陀座下的出家弟子,因此深获一般在家人的赞赏,包括世俗皇帝。因此,南北朝以后,此经在中土十分流行。早期佛教,教徒本限于出家僧尼,后来扩大到在家居士。

王维在《叹白发》诗中说:“人生几许伤心事,不向空门何处销?”^①由此观之,王维的信佛,似乎是现实所逼,无处排遣,只好遁入空门。他在《谒璇上人》诗中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说:“少年不足言,识道年已长。事往

^① 《全唐诗》(中华书局)卷128。

安可悔，余生幸能养。”^①从这里看出，他与佛教结缘“只恨相见太晚”，能在识道之年信佛还算是大幸。所以他平时断荤血，食蔬菜，不穿华美衣服。在京师，他每天斋名僧十数人，以谈空为乐事。斋房中除了茶铛、药臼、经案、绳床，没有别的摆设。退朝后，他便焚香独坐，专事坐禅诵经。妻亡，不再娶，三十年独居一室。临终之际，他还给平生亲故写信，“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”。^②

王维对佛教的深信，与其母亲崔氏从小就给予的熏陶有关。王维父亲早年去世，由其母崔氏抚养长大，崔氏虔诚奉佛三十余年，“乐住山林，志求寂静”，王维在京师南面的蓝田县特地为她营造山居一所。王维母亲去世后，王维“当即发愿心，愿为伽蓝，永劫追福”。这就成了王维多年的一桩心事。为此，他后来专门上表朝廷，说：

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，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，精勤禅诵，斋戒住持，上报圣恩，下酬慈爱。^③

关于王维信佛的原因，学界普遍的看法是人事更替所致。代表性的意见如丹徒等人著的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》中的“王维条”：

王维……回到朝廷被擢为右拾遗。张九龄罢相，继任的李林甫是个奸佞人物，其时玄宗又逐渐追求享乐，唐代原先较开明的政治，

① 《全唐诗》卷 125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 190，《王维传》。

③ 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 17，《请施庄为寺表》。

从此走下坡路。王维当时虽心有不滿，他不愿同流合污，但又不敢反对当权者，结果只好采取若即若离而实际是向恶势力妥协的态度……人生观愈来愈消极，信仰佛教，经常在退朝以后，焚香独坐，以禅诵为事。

王维在唐玄宗开元九年(721年)进士及第，开元二十五年(737年)任监察御史。《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》中称他为“侍御史王维”，就是指该时。《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》载：

门人刘相倩于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，在临湍驿中屈神会和上及同寺僧惠澄禅师，语经数日，于时，王侍御共和上言：

“若为修道解脱？”

答曰：“众生本自心净，若更欲起心有修，即是妄心，不可得解脱。”

王侍御惊愕云：“大奇，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。”

乃为寇太守、张别驾、袁司马等曰：“此南阳郡有好大德，有佛法甚不可思议。”

寇太守云：“此二大德(指神会与惠澄)见解不同。”

王侍御问和尚：“何故得不同？”

答曰：“今言不同者，为澄禅师要先修定以后，是后发慧，即知不然。今正共侍御语时，即定慧等。《涅槃经》云：定多慧少，增长无明；慧多定少，增长邪见。若定慧等者，名为见佛性，故言不同。”

王侍御问：“作么时是守慧等？”

和上答：“言定者，证不可得；所言慧者，能见不可得。湛然常寂，

有恒河巧用，即是定慧等学。”^①

荷泽神会是南禅慧能的正传弟子，他九十三岁寂灭，朝廷赐以“真宗大师”谥号和“般若”塔名。慧能为禅宗六祖，神会为七祖。慧能与神秀自于弘忍师门分道，史称“南能北秀”。北方神秀主“渐”修，即他的“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”。南方的慧能主“顿”悟，即他的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。慧能走的是“返本还源”的“心本净”的道路，认为“心净即佛”，“心染即凡夫”，是“心作佛”、“心是佛”，非“外来佛”，所以要“直指人心”，顿悟成佛。荷泽神会在理论上继承了其师慧能这一套，所以当王维问到第一个问题“若为修道解脱”时，他的回答是：众生本自心净，只要顿悟到这点，是心作佛（即已解脱）。如果你起心有修，即是妄心，不得解脱。当王维问到第二个问题“作么时是定慧等”时，神会的答复是“湛然常寂”，即“无住为本”。王维从神会的“从无住本立一切法”中才明白：道不在修，只在悟，即不起心，无念。“不起心”、“一切本然”成了王维遇事处世的态度。他在《送綦毋潜校书弃官归江东》诗中曰：

明时久不达，弃置与君同。天命无怨色，人生有素风。念君拂衣去，四海将安穷。秋天万里净，日暮澄江空。清夜何悠悠，扣舷明月中。和光鱼鸟际，泊尔蒹葭丛。无庸客昭世，衰鬓日如蓬……余亦从此去，归耕为老农。^②

^① 《神会和尚禅话录》。

^② 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3。

在另一首《戏赠张五弟諲》的诗中曰：

吾弟山东时，心尚一何远。日高犹自卧，钟动始能饭。领上发未梳。
床头书不卷。清川兴悠悠，空林对偃蹇。青苔石上净，细草松下软。窗
外鸟声闲，阶前虎向善。徒然万象多，淡尔太虚缅。一知与物平，自顾为
人浅。对君忽自得，浮念不烦遣。^①

诗人想象朋友在远离尘俗，回归大自然后那种淡泊自在的“无住”、“无念”的生活，是那样的超脱，于“秋天万里净，日暮澄江空”的意境之中。第二首诗王维表达了禅宗的饥来即食，困来即眠的“无住、无念”的“本来面目”的生活方式。

对于佛教，王维选取的是一种很理性的“朝隐”态度，他对世俗社会，采取了形附神离的姿态。他在《终南别业》诗中说：“中岁颇好道，晚象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^②对待生活如流水般起落盘转，如浮云般聚散升降，随缘随份乐趣自得。

唐宪宗时，马总廉问岭南。因慧能死后百余年尚无称号，就疏奏朝廷，请求赐号。于是“诏谥大鉴禅师，塔曰灵照之塔”。^③先后有王维、柳宗元、刘禹锡三人为他撰写碑铭。王维所作碑铭交代其缘由为：

① 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2。

② 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3。

③ 《柳宗元集》卷6，《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》。

弟子曰神会，遇师于晚景，闻道于中年，广量出于凡心，利智逾于宿学，虽末后供，乐最上乘。先师所明，有类献珠之愿，世人未识，犹多抱玉之悲。谓余知道，以颂见托。^①

可见，王维写此碑，是为慧能门人神会所托。神会的目的是以“南能”对抗“北秀”，因为北方“两京之间，皆宗神秀”。王维在《能禅师碑铭》中评价慧能“不着三界（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），徒劳八风（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。又称‘四顺四违’）”。

王维还为僧人撰写上呈皇帝的章奏。如《为舜阁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》、《为僧等请上佛殿梁表》等，起沟通政教的桥梁作用。如安史之乱中，僧人惠干向唐肃宗进奉集注《仁王般若经》，王维代为拟表，曰：

少门惠干言……伏惟乾元光天皇帝陛下，高登十地，降抚九天。宏济群生，濡莲花之足，示行世法，屈金粟之身。心净超禅，顶法悬解。广释门之六度，包儒行之五常……伏以集解《仁王般若经》十卷，谨随表奉进，无任惭惶。然本注经，先发大愿，释第一义，开不二门，与四十九僧，离一百八句，六时禅诵，三载恳祈。俾廓妖氛，得瞻慧日，三千世界，悉奉仁王，五千善神，常卫乐土，令果荡定，无量安宁。缙服苍生，不胜庆跃。^②

① 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25，《能禅师碑》。

② 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17。

上文的“十地”、“金粟”、“莲花”、“六度”、“第一义”、“不二门”及《仁王般若经》与世俗护国的关系，王维把握得体，也折射出其对相关佛经的修养。王维还写过《给事中窦绍为亡弟故驸马都尉于孝义寺浮图画西方阿弥陀变赞》一文，还为几个僧俗妇女画净土图画或绣像而写过文赞。

唐代是一个三教并存的开放社会，一般臣民，凡经济力量许可，都有养僧念经的习惯。王维“日饭十数名僧”。他在《饭覆釜山僧》诗中说：

将候远山僧，先期扫弊庐。果从云峰里，顾我蓬蒿居。籍草饭松屑，
焚香看道书。然灯昼欲尽，鸣磬夜方初。一悟寂为乐，此日闲有余。^①

一次他看到别人饭僧，遂写了首《过卢四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》诗，诗曰：

三贤异七贤，青眼慕青莲。乞饭从香积，裁衣学水田。上人飞锡杖，
檀越施金钱。趺坐檐前日，焚香竹下烟。寒空法云地，秋色净居天。身
逐因缘法，心过次第禅。不须愁日暮，自有一灯然。^②

王维与僧人交往很多，其中难免应酬。今天我们从其留下的诗句中可略知一二。如唐玄宗时，中书舍人苑咸和王维是好朋友，王维很佩服

① 《全唐诗》卷125。

② 《全唐诗》卷299。

他的文章才华和梵文修养，赠诗曰：“莲花法藏心悬悟，贝叶经书手自书。楚辞共许胜杨(雄)、马(司马相如)，梵字何人辨鲁鱼。”①苑咸在酬答时，对王维任库部员外久久未升开了个玩笑说：“应同罗汉无名欲，故作冯唐老岁年。”诗中，苑咸戏说王维已成罗汉，罗汉无名欲，因而对官职久久未升不作任何计较。

王维还给僧人的诗作序。他在《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》中说：

心舍于有无，眼界于色空，皆幻也，离亦幻也。至人者，不舍幻，而过于色空有无之际。故目可尘也，而心未始同；心不世也，而身未尝物……道无不在，物何足忘？故歌之咏之者，吾愈见其嘿也。②

王维这段序，点出的是佛教中观学派的“性空假有”，认为对精神世界、物质世界应作如是观。不论是心(精神)还是色(物质)，从其本性而言，皆为空；就其现象而言，皆为假有，或幻有。只看到空，而看不到有，就会走向一个极端，叫“恶趣空”；只看到有，而不见空，又是另一个极端，执著于假有。正确的看法应不落两边，是为中道。

王维与户部尚书王赵公等人曾向神会问“三车义”。王赵公问：“一车能作三，三车能作一，何不元说一，辛苦说三车？”神会回答说：“菩萨即大乘，佛即最上乘，”“言大乘者，如菩萨行檀波罗蜜，观三事体空，乃至五波罗蜜，亦复如是，故名大乘。最上乘者，但见本自性空寂，即知三事本

① 《全唐诗》卷128。

② 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19。